

《渔家傲·寄仲高》

南宋·陆游

东望山阴何处是？往来一万三千里。
写得家书空满纸。流清泪。书回已是明年事。
寄语红桥桥下水。扁舟何日寻兄弟？
行遍天涯真老矣。愁无寐。鬓丝几缕茶烟里。

TA NEU
天府新视界

放翁蜀地寄家书

□ 赖芳杰

四川成了陆游诗歌创作的沃土

“东望山阴何处是？往来一万三千里。”开篇十四个字，以夸张笔墨铺展关山迢递。家书随时可以提笔就写，乡愁却无法“次日达”。在南宋，要从四川崇州到陆游的家乡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，需跋涉岷江、长江、大运河，翻越秦岭山脉，穿行三峡险滩。单程三四个月起步，如遇战乱或驿路中断，通信就成了奢望。所以，当陆游在阆州（今四川阆中）收到仲高来信时，激动写下“忽得山阴万里书”。而回信想要再寄出，就得等到来年春水涨时了。“书回已是明年事”，当时间被空间拉得老长，等待变成无力，放翁的思念只能在循环中加深。

1172年，陆游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，赴南郑前线，那是他一生最接近理想的时刻。但陆游的入川之路，却有点“磕磕绊绊”。

他先被派到夔州当通判，工资不高，社交圈小，还常因“燕饮颓放”被弹劾。三年后，才有机会调到成都府。那时的成都，妥妥的宋代“新一线城市”，“扬一益二”的地位不是虚名。这里市井繁华，茶楼酒肆林立，文化气息浓厚。对一个江南文人来说，既新鲜又陌生。这位满怀报国热忱的诗人，因坚持抗金主张而屡遭排挤，被迫远离政治中心。四川成了他的容身之所，也意外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沃土。

“行遍天涯真老矣”，这是诗人在四川山水间徘徊、挣扎、老去的身影。这封家书只是在思念堂兄仲高吗？没那么简单。陆游的乡愁从来不是单纯的“想家”，表面写兄弟之情，内心却涌动着“王师未北”“身老西南”的悲愤。与“东望”相呼应的，还有他晚年回乡后所作的《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》中的“南望”：“三万里河东入海，五千仞岳上摩天。遗民泪尽胡尘里，南望王师又一年。”前者望故乡，后者望中原，对家国的深情凝视，贯穿了陆游在蜀中及晚年的作品。

蜀中山水自带情。锦江春色、峨眉月影、三峡激流、巴山夜雨，千百年来，无数文人在此驻足、眺望、低吟，也将对故土的思念和命运的感怀，以诗词为线，织进巴山蜀水的雾霭烟波里。

离蜀多年他的梦留在了锦官城

宋代以前，中原士大夫多视四川为“僻远之地”。李白出蜀时称“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”，道尽辞乡远行的怅惘。即便杜甫流寓成都，也常以“客居”自况。南宋入蜀者，多为主战派失意官员。他们眼中的蜀地，是远离朝廷的边缘之地，是报国无门的流放地，是现实地理中的天涯。也难怪陆游诗中屡称“岁岁天涯忆故乡”“五年奔走遍

穷边”，借乡愁之名，抒国恨之意。

初入蜀时，陆游大概觉得蜀地是美食荒漠吧，他带着强烈的吴越饮食情结：“馋忆鲈鱼坠钓肥”“恨欠斫蟹加橙椒”。陆游以东部之眼审视西部，或许不免有点偏见，因此常觉“峡中绝无菱藕”“汉嘉去岁无荷看”。

蜀地不语，一味投喂陆游以美食、以安逸。当陆游收拾好心情，真正深入蜀地生活后才发现：成都“满街丹荔不论钱”，茶肆酒楼繁华不输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；崇州罨画池畔“春色撩人”，新津南河“水清可鉴”；蜀人“淳朴好客”，饮食“蒸鸡最知名，美不数鱼蟹”。他爱上了成都“南市浊醪”“东门彘骨”；在荣州（今四川荣县）饮“琥珀红”烈酒，赞“熊肪玉洁美香饭”；在

成都新津大叹“新津韭黄天下无”，这像不像今人吃饭爱点评、爱分享的精神状态？他还留下了宋代版City walk（城市漫游）路线：“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

这哪是穷荒之地？这分明是滋养陆游从愁人脱胎成地道四川人的精神宝地。离蜀多年后，陆游回到山阴老家，赋闲二十年。可他的梦啊，却留在了锦官城。他把毕生诗集命名为《剑南诗稿》，“剑南”即唐代剑南道，涵盖今四川大部分地区。《剑南诗稿》存诗9300余首，其中蜀中篇章约千首。他以蜀地命名一生文学成就，无疑是在宣告：我的诗魂铸于巴山蜀水，我被四川“圈粉”了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

图据今日崇州微信公众号

崇州罨画池博物馆内的陆游祠是除了陆游家乡浙江绍兴之外，全国仅有的纪念陆游的专祠。

罨画池也是最能代表陆游曾在崇州留下足迹的地方。

陆游祠美景（资料图）。

◎ 华西都市报副刊“少年派”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，设有作文版、少儿新闻版、科普读物版、漫画版，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，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。

◎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，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，提升核心素养。

订阅热线：028-86969110

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《华西都市报》，即可订阅。

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！投稿邮箱：shaonianpai@thecover.cn

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，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！快来投稿吧！